

朝陽似火

短篇小说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

朝 阳 似 火

短篇小说集

洛阳市文化局编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驻马店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7年2月第1版 1977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5·122 定价 0.42元

目 录

朝阳似火·····	工人	黄人礼 (1)
五彩路·····	农民	王秀德 (23)
铁霞·····	工人	侯献棕 (48)
第一步·····	工人	王承来 (65)
谷熟花开·····	农民	刘 锋 (83)
来信以后·····	工人	夏池娃 (106)
锤声咚咚·····	工人	侯献棕 (127)
润春·····	农民	罗时新 (153)
首次出车·····	工人	王秀德 (169)
桐林欢歌·····	农民	姚银河 (184)
榴花正红·····	农民	王新成 (208)
		李志安



工人 黄人礼

铸铁车间生产线上的落砂机，是一个自称是“老大哥”的国家，以高于国际上三倍的价格卖给我们的。它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旧货，但卖方却偏说是“现代化”的“新产品”。效率低得象老牛破车，脾性怪得似吃人的老虎。工人们早就不愿受这窝囊气，几次提出要大改，但厂里的技术权威却说动不得。开落砂机的小张，算吃够了苦头，就信口编了个顺口溜：

“这外国货，难捉摸。速度慢，故障多；劳动强度大，关键时刻它卡壳。工人要革它的命，技术权威不让摸！”

任何新的东西都是革命革出来的。厂革委会刚成立，在第一次工作会议上，就批准了革新落砂机的倡议。年轻工长兼厂革委会委员的韩德武，被任命为革新组的组长。喜讯一传来，小张神气地对着落砂机唱开了：

“咱工人，有智慧；方向明，路线对。老爷车，旧设备，统统听咱来指挥！”

唱毕，从口袋里掏出个大红两响炮，“咚——叭”！在车间的上空开了花。这是向落砂机宣战的信号弹！

—

韩德武浑浑实实个头大，圆脸浓眉眼睛大，敢说敢干胆子大，人都喊他大韩。革新倡议是大韩、技术员小吴和开落砂机的小张，还有车间主任老程和老工人高师傅提出来的。但何时动工，如何改革，人力怎样组织，还得详细核算、安排。大韩开会一回来，就立即去找老程商量。

老程正在车间里，他那一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大韩老远就看清了。大韩是老程手把手培养起来的，大韩不仅从师傅那里学到了技术，并且继承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高师傅那些老工人都说，师徒俩活象一个炉里炼出的钢，检验锤敲着当当响，干啥活儿都是硬梆梆。这次搞落砂机革新，大韩上阵，老程免不了又是墙内的柱子使着内劲哩！

大韩叫了一声“师傅！”老程“嗯”了一声，两人并肩走进车间办公室。大韩简要地把厂革委会的决定作了汇报：

“师傅，我想，这一炮一定要打响。”

“对，一定能打响。”老程停了停又说，“不过人员组织、技术措施、材料准备等等，都要统盘考虑。要充分发挥咱车间所有人的积极性。”

大韩说：“我也是这么想，我还想让赵非参加革新组。”

老程高兴地点了点头，说：

“好，有气魄。咱共产党人就得有这种能盛得下五湖四海的胸怀，把赵非算过来。应当。”

老程说这些话，是有原因的。

赵非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前，长期是大韩的对立面。他喝过洋墨水，啃过洋面包，脑子装满了洋框框。他担任设备科长不久，便把全车间几台重点设备列为禁物，其中落砂机排在第一。生产工人只能按规程操作，出了故障，只有机修钳工才有权处理。其他人员不要说改革它，连换个螺钉螺帽也不行。当时开落砂机的大韩，经过长期观察，几次摸索，和青年伙伴们商量，请老钳工高师傅作参谋，打算把落砂机上的手工刮砂改为自动刮砂。

这事被赵非知道了，立刻来到车间，左手叉着腰，右手在空中比划着，面对落砂机，眼望着大韩几个小青年，说：

“冒冒失失改造外国设备，这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吗？不懂得A B C，还想搞创造发明，异想天开！”

大伙内心不服，正要驳斥，大韩先嘿嘿一笑：

“赵科长，你不要光迷信洋框框，洋设备不也是人造的吗？我们的机器运到外国去，在外国人看来不也是洋设备吗？”

直问得赵非无言对答，恼羞成怒，满脸通红：

“好好好，你大韩有本领就改吧。设备改坏了影响生产你负责。”说罢气呼呼的头也不回地走了。

大韩他们继续搞试验，下班、星期日都不休息，硬是改成了。赵非不但不表扬、不鼓励，反面讽刺为“粗糙、土气、

四不象”，并逼着叫拆除，大韩就是不拆。到年终总结评比时，硬给大韩以“擅改设备，违反规章，顶撞领导”的罪名，给以记过处分。要不是大韩是个先进生产者，和当时的工长老程顶住，听说还要降级呢！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赵非接受过工人群众的帮助教育，觉悟有了提高。在车间参加劳动那一段时间，工人同志对机器设备作些添眉毛去耳朵的小革新，他还蛮赞成。但是要提出去胳膊换大腿的大改革，他不是闭口不言，就是借故走开。并且还私下说：“外国设计的这些设备、厂房，都是经过工程师、专家仔细研究，一砖一钉都有理论根据，怎么能象小炉匠干活随便敲敲打打、添添去去哩！”有人问他落砂机怎样改，他头摇得象货郎鼓，冷冰冰地说：“书本上没见过，咱也没那本事。”“我们改好了，就不兴写在书本上？！”工人们不满意地顶撞了他一下。有些工人就说这次革新要踢开“绊脚石”，让赵非靠边站。而赵非本来就怕担风险，他也不希望参加。

吸收赵非参加革新小组，群众的思想容易通；但解决赵非的思想问题，使他在这次技术革新中真正起些作用，问题就比较复杂。

这时工人们下班了，人流挨次从大门出来。有的跨上自行车回家了，有的朝食堂走去，个个喜气洋洋，精神饱满。大韩和老程没有动，继续交换着意见。这欢乐的人群对两个人都有启发。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年岁较大的焕发出革命的青春，年轻的迅速成长起来，时代是在前进呵！他

俩深信：只要紧紧依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二

大韩、小吴他们把革新的方案搞出来了，在饭厅挂了一张，让全车间职工提修改意见；他们决定提前十天完成本月任务，可以挤出时间动手干。

赵非这几天有病在家休息。当窗外传来厂广播站播送要改落砂机的消息时，他捏着几粒“尔心宁”的手在嘴边停下来，两眼呆呆地盯着面前那只散着蒸气的保温杯，他的心又翻腾起来。

昨天晚上老程和大韩来探他的病，说要吸收他进革新组，他以为只是说说，那个身为革委会常委的副总工程师就不会同意改，便无所谓地一笑置之。没想到竟成了事实，倒使他左右为难了。

赵非下得床来，踱着步子，想：我赵非何尝不想提高落砂机的工效，但小改小修无济于事，大动大改等于设计制造一台新的。技术力量、加工能力、制造周期，找谁解决呢？难呀！赵非又凝望着窗口继续想：大韩、小吴他们年轻气盛，给个梯子敢上天；可你老程，还有厂里副总工程师也支持……到时候把聋子治成哑巴，追查起责任来，大韩他们可以以不懂技术理论为借口，一推了之；而我，却是这方面的专家……

想到这儿，他把药片又重新放回药瓶，端起不冒热气的开水喝了两口，便拉开门，朝厂里走去。

铸铁车间的流水生产线，为了赶任务抢时间，生产工人个个龙腾虎跃，逼得落砂机嗷嗷怪叫。赵非来到这里一站，感到一阵头昏目眩。他找不到大韩，正要转身进办公室，突然听到屋里正在热烈争论要不要打断楼板横梁的事。这是落砂机革新的最大障碍，因为它牵连到厂房地基的安全。赵非一听就想回避。正要转身走，突然听到小吴在背后喊：

“赵科长，站在这儿干啥，进屋嘛！”

屋里，大韩闻声出来热情招呼。

赵非象是做了不名誉的事被人发现了，脸上泛起了红色，搭讪着说：“哦，没，没什么事，你们谈吧！”一边匆匆忙忙地走开。

大韩鼓动大家再多设想点困难，便紧跟着赵非走了出来。

两人来到车间外边，在一个废弃的大砂箱上坐下来。大韩先问了赵非的身体情况，接着便转入正题，谈起了落砂机改革的事。

赵非说：“你相信我，让我参加革新组，我很感激。但我想，如此大动干戈的改，还不如要厂里向部里申请进口一台新的。你是新干部，我劝你还是趁早别冒那个险。”

大韩一仰头：“你是说……”

“我是说，你的革命热情我佩服，但毕竟不能代替科学性。搞这样的机器，不比配把钥匙换个锁，要知这一丝一扣

都要经过计算，都要有理论根据才行。”

大韩哈哈一笑：“老赵，说起这个问题，咱俩恐怕又要争几句。在咱俩的头脑里，对科学这俩字的概念不一样。你的科学是A B C，是精装大本头；指望等、靠、要，来提高生产能力。”大韩说着站了起来，“我们的科学是实事求是，是群众智慧广，实践出真知；要甩掉等、靠、要，自己动手造，当然也尊重书本上正确的东西。”大韩缓了口气，“对你，我有个希望，希望你把迷信洋人、迷信书本，换成相信群众，相信实践。”

“说得对。”这时老程也走了过来，接上说：“要站在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基点上，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他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事情，我们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办到，并且还要超过他们。”

赵非摆摆手，说：“不矛盾，不矛盾。要知道咱们是生产农机厂，不是科研单位的机械厂，我说的也是实事求是。好比一个人，他干的是搬运工，但个头不高，胳膊不壮，腿不粗，只能扛五十斤，现在你硬要他扛一百斤，还能不累出毛病？这就叫不实事求是。不能违反科学规律……”

大韩正想说赵非看问题的思想方法不对，只见小张满头大汗地跑了过来。

“韩师傅，落砂机又出毛病了，你听，象老牛得了哮喘病。”

赵非说：“快去喊高师傅。”说着随同老程和大韩也围了去，不满地说：“看看，这不又累坏了。”似乎为他刚

才的话找到了证据。

大韩侧耳仔细一听，说：“是活塞杆胶膜损伤，你去我的工具箱里拿一个换上就成。”

小张飞奔而去。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干起活来象打仗，产量比原来翻一番，而赵非老担心设备超负荷，说企业管理象一群牛犊子拉车——乱了套。眼下还想提醒一下大韩，可大韩又抢先说话了：“自打小吴把牛皮膜改成橡胶的以后……”

“谁叫他改的？真是年轻人瞎鼓捣，还把原来的换上。”赵非没好气地插上说。

老程笑着说：“我说老赵，你让大韩把话说完再下命令。”

大韩这才说：“小吴星期日不休息，翻资料，搞试验，改成后，性能好、成本低。要是原来牛皮的早坏几个了。”

“技术鉴定过吗？理论根据是啥？”赵非不服气地问。

“已经使用几个月了，实践是最好的鉴定，把这写在书上就是理论根据。”大韩理直气壮地回答。

“就是没有‘户口’……”大韩正说得赵非卡了壳，快嘴的小张一拿来胶膜就接上了火。

“什么户口？”赵非不解地问。

“是这么回事，”讨论落砂机革新方案已经结束，小吴也凑过来接住小张的话茬解释开了：“供应科说，要新订货，得经你们科长签字，因此这橡胶膜在仓库里还没有户

头。上星期日韩师傅没休息，又跑到市橡胶制品厂，人家很支持，又给做了几个耐油橡胶圈。要不，今天这一损坏又抓瞎了。”

小吴看赵非耐心地听着，又补充说：“这次革新落砂机，大家主张还是用这橡胶的好。”

老程笑了笑说：“老赵，这回该签字了吧！”

赵非觉着很不自在，无可奈何地点了一下头，感到新生事物已冲破了现有的书本知识，革命的形势在无情地迫使他抛弃静止孤立的观点，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三

皮膜换上后，很快恢复了生产。工人们为给革新落砂机争取时间，干劲更大，速度更快，很快把耽误的时间又夺回来。而落砂机落不及，砂箱铸件又积成堆。爱机器如命的赵非看着落砂机超负荷，心想，再干下去准卡壳。果然不出所料，不一会儿，只听马达嗡嗡转，而落砂机却象死猪一样不动弹。一个青年新工人，拿了一根铁杠上前就捅。大韩跑过来，大喝一声：“住手！”老程也急忙向小张制止道：“停车！”大伙不解为什么，焦急地看着大韩和老程。

赵非摇头叹气地站着。

老程若有所思，低沉地对赵非说：

“老赵，六年前，这‘拦路虎’咬人的事你还记得吗？”

低着头的赵非猛一怔，六年前那惊心动魄的场面，他一

生难忘：

那是月底任务紧张的一天。落砂机因超负荷，突然卡了壳。当时赵非闻讯赶到现场，不问青红皂白，强行勒令停止生产，并要追查责任。但工长老程不同意，说冷加工车间等着要铸件加工，一停就影响拖拉机装配。他围着落砂机仔细观察了一圈，断定卡壳只是由于砂箱别了劲。他拿起一根铁杠上前就捅，只听“格崩”一声，落砂机飞速运转起来。老程由于用力过猛，脚下一滑，打了个踉跄，身子顺着铸件滑道向地下室滚去。而站在旁边的赵非，好似遭到晴天霹雳，被吓呆了。哪料到那根铁杠由于憋着一股劲儿，再加上机器的甩力，正闪电般朝他飞来……眼看一场重大的流血事故就要发生。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开落砂机的大韩一声喊：

“老赵闪开！”随即象一发出膛的炮弹朝前射去。他借着身子的冲力，撞开赵非，躲过铁杠，一下子扑上去抱住师傅。老程和赵非得救了，大韩却被砂箱砸断了半截脚趾……

“赵非同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能让它再来咬人吗？”大韩忍不住说了句。

“……”赵非声咽了。

“坚决改掉它！”小张气愤得眼睛里喷出火苗。

“对，坚决改掉它！”大伙一声呼喊，惊得赵非茫然地站着。

这时老程向大韩一仰头，意思是：按照你的想法干吧！

只见大韩“嚯”地往砂箱上一站，眉似铁刷直竖，目如钢球滚闪，显出威震山河的架势，声音象打雷一样：“各机

床仨人活俩人干，抽出的人跟我来 咱拉着铸件、砂箱干，开辟一个人工落砂的战场！”大韩这动员令落地有声，震得赵非直打颤，只轰得大伙志壮劲足直跳腾。霎时，喊声四起：

“我来！”

“我来！”

大韩把大手一挥：

“开车！”

顿时生产又象滚水开锅，热气腾腾。

只见红通通的铸件在同志们的钢钳、铁钩下，火球似的往外转，人人奋勇向前，个个争挑重担。强大的热浪烤得人睁不开眼，泉水般的汗水把同志们的衣服湿透了又烤干，烤干又湿透。大韩手中的钢钳被别人抢过去，他又把别人手里的铁钩夺过来。

赵非置身于这如火如荼的环境里，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也随手拿起铁钩吭吭哧哧拉铸件，由于力不从心，累得满头大汗也拉不动。大韩上前一步，劝说道：

“老赵，你这身体不行，我们不是要叫你和这些铁里来、火里去的年轻人一样干，你能急大家之急就行了。”

大韩的话音刚落，固定在落砂机上的一个马达坏了。电工拆开一看，是弹簧断了，但仓库里的备件恰巧用完了。怎么办？赵非以从未有过的果断劲说：“换马达。”大韩从赵非手中接过断弹簧一看，说：“且慢！”拿起卡丝钳，把自己自行车上的同号弹簧“喀嚓”一声剪下，往马达里一安，

正合适。顿时又恢复了生产。大韩那股干脆利索劲，使赵非目瞪口呆：赵非呀，赵非，还是留过洋的机械师哩，今天在大韩这些年轻人面前显得多么无能为力！使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心悦口服。



革新落砂机的战斗打响了。

这几天，车间里落砂机那哒哒哒的欢叫声听不到了，代替它的是风铲突突，锤声丁当，气割电焊火花飞扬。革新组的成员和机修工人互相配合、协同作战，正在对旧落砂机进行一场开肠破肚、截肢植臂的大手术。

最忙的要算大韩，他除抓全面外，还具体负责人、物调配，小吴和赵非负责技术指导。

下午，在车间办公室里，召开了一次诸葛亮会。讨论关于打断楼板水泥横梁问题，这关系着革新落砂机的整个命运。上一次讨论没有结果，这次老程、副总工程师、赵非都赶来参加了。

原来落砂机的下面，是比一层楼还高的地下室，和地下室楼板浇灌在一起的一根水泥横梁，刚好影响新落砂机的下砂口位置，必须打断，否则，改成也没用。可它又牵连着厂房地基。在文化大革命前，技术权威们说：打断了，厂房有倒塌的危险。这会儿仍有两种意见：有的说打断没事，有的说不安全。赵非始终没发言。

老程说：“老赵，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还没听你发表看法呢！”

小张眼一扑闪：“是嘛！赵科长过的桥比我们走的路还多。”文化大革命前，赵非经常用这句话来显示自己。小吴瞪了小张一眼，低声说：“真活宝，哪一壶不开你提哪一壶。”

赵非对这一棘手问题，以前和副总工程师一样，总是持反对意见，现在仍然吃不准，别人一点他，又不能不表态，一时竟有点慌了神：“哦，哦，我没有调查，还是先听听副总的吧！”

副总工程师见赵非把皮球踢给自己，便合上笔记本，望着赵非，若有所悟地笑笑，习惯地轻咳了一下嗓子，稳稳重重地说：“我是来向同志们学习的。刚才听到大伙的发言，很受启发。我是个旧知识分子，过去只知道翻书本、查资料，其实无论多先进、多尖端的技术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来的。”接着沉痛地谈了文化大革命前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毒害，对革命工作造成的损失，马上又兴致勃勃地说道：

“文化大革命，同志们帮我认识了错误，通过一段基层劳动，更使我认识到，象我们这些从旧社会、旧学校过来的人，只有彻底从头脑中清除那些和工人阶级格格不入的东西，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他扭头问赵非，“老赵，你说对吧？”

赵非不住地点头。他和副总工程师相处多年，第一次看到他这样动感情。

副总工程师接着说道：“大韩同志，你们成年累月和落

砂机打交道，在这台机器上，你们流过汗、洒过血，最了解它的规律。你们最有发言权，实践出真知嘛！”说罢又仔细翻阅着大韩和小吴绘制的改革方案。

办公室内气氛有些严肃。

大韩打破沉默，说：“我和小吴多次查看了原厂房图纸，打断它没啥问题。我们还可以再看看现场实物……”

“对，光纸上谈兵空对空，谈到猴年也不中。”小张首先赞同。

大家也说：“走，百闻不如一见。”

大韩取下头上的安全帽，往副总工程师的头上一戴；机灵的小张也急忙把自己的帽子让给赵非。赵非不安地说：

“你们……”“我们上下窜惯了，闭着眼也没事。”小张调皮地眼一眨巴，说笑着和大韩在头前带路。

大韩带领大家，上上下下仔细勘察，副总工程师还不时地用卷尺量着，认为大韩说得有理，但眉宇间的皱纹还没完全展开。老程在横梁下两手向上一托，示意说：“为了更保险……”“在断头下增加两根柱子顶住。”大韩会意地大声说。赵非也补充道：“可用钢结构立柱。”他脸上的阴云，好象被一阵春风刮去了似的，渐渐开朗了。副总工程师赞同地点了点头，双眉舒展，显然心里更踏实了。

最后，副总工程师又向大家传达了厂革委会关于为一个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生产一批拖拉机备件的紧急任务，要求革新工作尽早结束，争取备件早日启运。

大韩当场表示：“任凭前边挡着一座山，我们也要把它